

第一章 女扮男裝小世子

臘月初二，幽州城內外白茫茫一片，大雪漫天。

一幫差役押解著十幾名流放的犯人到達幽州，遠遠瞧見了巍峨的城牆，衙差可算是鬆了一口氣，都歡歡喜喜算著日子，估摸著能不能將犯人交接之後折返京城，跟家裏人看元宵節的花燈。

他們押解的這一路犯人乃是秋後鬼頭刀下逃出來的亡魂，內中一名少年郎大約十六七歲，聽說是今科狀元郎，複姓獨孤，單名一個默。

獨孤默原本應該在京裏享受春風得意馬蹄疾的好日子，沒想到被牽扯進了科舉舞弊案，連同他的父親獨孤玉衡都丟官去職，與家中女眷一起被押進了大牢。

今上原本很是欣賞獨孤默的才華，舞弊案爆出之後深覺被臣子戲弄，雷霆震怒之下將新出爐的狀元郎給發配幽州，引起朝野一片震盪。

獨孤默到底是讀書人，登高跌重氣鬱在心，扛著重枷趕路，一路之上連病了好幾場，差點死在半道上，頂風冒雪落在所有犯人的最末，一步步往前挪。

他身後押送犯人的差役臨出京時接受了重賄，沿途對他多有照應，聽到身後疾馳而來的馬蹄聲，往旁邊相讓之時已經晚了一步，再想要去扶扛著重枷腳步沉重的獨孤默，已然來不及了。

一人一騎就好像是從天而降，在幽州漫天的風雪裏突然冒了出來，也許是風雪聲太大，阻礙了視線與聽覺，也許是來人疾行的速度太快，隊伍最末的差役倒是及時躲開了，但扛著重枷的獨孤默卻被揚起的馬蹄給踢飛，一頭跌進了雪窩裏。

獨孤默落地之時左手先著地，只聽得骨骼一聲脆響，巨痛襲來，他眼前一陣眩暈，差點慘叫出聲。飄揚的大雪落在臉上轉瞬化為冰水，讓他有片刻的清醒，頭頂冒出一張年輕的面孔，其人生就一雙罕見的漂亮眸子，一笑彷彿春暖花開，但張嘴說話就透著一股欠打的浪蕩納褲子弟的腔調。

「來往的通衢大道，你怎麼也不知道避著馬匹？小兄弟你是耳朵聾了嗎？」

獨孤默：「……」可惜了這麼漂亮的眼睛，居然有點瞎！

他左臂疼痛難忍，眼前發黑直冒金星，勉強扯扯嘴角，示意自己還有口氣兒，聽力也正常，但身子骨不爭氣，一口氣沒上來，瞬間暈了過去。

年輕人方才匆忙跳下馬，圍著他轉了一圈，對於半個身子都被困在重枷裏的獨孤默束手無策，眼見著他出氣多入氣少，事關人命也有幾分著急，「哎哎你可別訛上我啊！」乾脆伸手向差役討開鎖的鑰匙。

「趕緊打開！打開看看！」

差役職責所在，不敢稍忽懈怠，何況馬上就要到幽州大營交接了，現在卸了重枷是斷然不肯的。見這年輕人身上披掛皆是矜貴之物，連大氅都是一水的火狐皮所製，便猜他的身分非富即貴，不欲橫生枝節，只好連連告罪，「公子，這可使不得！回頭進了大營，讓營裏大將軍瞧見他卸了枷，只怕打得更凶！」

年輕公子眼睛一瞪，「誰敢？」只管伸手討鑰匙，「趕緊解開！」

差役押送流犯前往幽州也不只一回，原本就為獨孤默入營的殺威棒犯愁，生怕受了重托卻讓人枉死在幽州大營，見到這年輕公子托大的口氣，順水推舟掏出了鑰

匙，還再三請他保證，「公子真能保得下他卸了重枷入營，不會被打死？」年輕公子劈手奪過鑰匙，已經熟練的開枷放人，連同腳鐐也一起卸了，渾然不在意的說：「既然怕他人營被打死，那不入營不就得了？」他低頭端詳獨孤默的長相，好像發現了什麼新鮮事一般，「嘿，這小子模樣長得真不錯，就是瘦了點兒。」才氣橫絕名滿帝都的獨孤家大公子，多少高門貴女欲託的良人，模樣還能差得了？可惜卻委落塵泥，任人踐踏。

差役心道：這年輕人輕佻的語氣，倒好像秦樓楚館的常客。

年輕公子輕輕鬆鬆將昏迷的獨孤默放置在馬鞍上，隨後翻身上馬，當著所有差役的面兒打馬跑了。

差役大驚，「哎——公子等一下！」

縱馬而去的公子坐騎神駿，早都消失在風雪之中。

京中流放的犯人在幽州大營門口被人搶走了，押送的差役欲哭無淚，辦交接的時候對著軍中一板一眼的校尉愁眉苦臉報案，「……這名犯人失蹤了。」

「失蹤了？」辦理交接的胡校尉擺明不相信差役的胡扯，「誰吃了熊心豹子膽，敢在幽州大營門口劫犯人？」

差役佝僂著身子向對方描述劫犯的長相，「是位年輕公子，約莫有十八九歲，大約掂不清事情的輕重緩急，騎馬把犯人給撞了，說不定……說不定帶去治傷也有可能。」他重點描述了對方的模樣坐騎，說話的腔調，身上穿戴，特別是那身令他印象深刻的火狐皮大氅。

胡校尉起先還道他胡扯，後來手中的筆都差點驚掉，「不會吧？」

難道是……那位回來了？

差役道：「小將軍，我真沒騙人！那位公子坐騎很是神駿，眨眼就跑得沒影了，哥幾個都沒攔住。」

胡校尉被差役左一句「小將軍」右一句「小將軍」的捧著，已經大致確定了劫人的是誰，「你們攔他的時候沒被抽鞭子？」

「啊？」

「那位的脾氣可不大好啊。」瞧在塞過來的銀子分上，胡校尉提點他一句，「待會去了萬將軍面前，你最好實話實說。」

萬喻是定北侯金守忠手底下的悍將，聽到京裏押解犯人的衙差講述了事情發生的經過，親自去向定北侯請示，「聽來傳話的講，此人膽大妄為，行事頗有幾分荒唐，末將特來請侯爺示下，可要搜捕此人？」

金守忠一聽便猜出劫了人犯的是誰，「定是那孽障回來了！」他勃然大怒，「待我回府去收拾他！」怒氣衝衝提鞭出營，往幽州城內的侯府而去。

定北侯年約四旬，元配早逝，卻遺下一雙兒女尚在人間。長女名喚金不言，業已出嫁三年；嫡子在家中行二，名喚金不語，生成個活潑過頭的頑劣性子，一向不得他歡心。

半年前，金不語遠在蘇州的姨母家中娶新婦，特意遣人千里迢迢送了請帖來，金守忠正好打發了金不語南下賀喜。這孽子一走數月，好不容易清靜了一陣子，沒

想到剛剛踏上幽州地界就惹禍。

金守忠憋了一肚子的火，頂風冒雪進了城，侯府守門的小廝見到侯爺歸來，忙殷勤上前牽馬，「侯爺回來了？」

金守忠問：「世子可回來了？」

守門的小廝見多了金守忠的偏心，金守忠更喜歡妾室蘇溱溱所生的庶子金不畏，對沒娘的世子金不語多有苛責。見他問起，還當父子倆久別重逢，到底嫡親骨肉，當父親的對兒子還是多有牽掛，當即笑道：「世子還未回來，聽說路上被什麼事情給絆住了。不過世子爺身邊侍候的人都回來了，這會子約莫在世子爺院裏整理東西。」

金守忠冷哼一聲，握著鞭子的手不由加了幾分力氣，彷彿那是金不語的後脖頸子，恨不得給捏斷了事，省得回來給他添堵。

幽州城內的一處醫館裏，擅長治療骨傷的老大夫舒觀雲皺著眉頭替獨孤默把完了脈，準備解他的衣服，金不語上前幫忙，被舒觀雲一巴掌拍在手背上，「猴兒，妳做什麼？」

金不語腆著臉往前湊，「這不是幫您老的忙嘛。」

舒觀雲提起旁邊藥箱裏刮毒瘡的刀子就往她爪子上招呼，「小祖宗，妳不給我添亂就不錯了，還不滾出去？」

金不語笑嘻嘻背過身去，嘖嘖歎息，「也就是您老講究多，上次被我那老子抓到營裏去刷馬，正逢軍中操練完休息，那幫傢伙撲通撲通脫光了全往河裏跳，白的黑的胖的瘦的應有盡有，也沒什麼出奇啊。」

舒觀雲二話不說，狠狠一巴掌拍在她爪子上，他老而彌堅，隔一日便要爬山去採藥，多年在軍中練出來的體能，還有些功夫底子。

金不語噉的一嗓子就抱著爪子跳了起來，「疼疼疼！您老來真的？」

她手背當即紅腫，老頭子這一下是半點力氣沒留。

舒觀雲站在醫舍裏扯開了嗓子罵，「小兔崽子！每次來不鬧騰得雞飛狗跳心裏不痛快是吧？來來來！妳過來讓老頭子好好揉揉強筋！」中氣十足。

金不語竄得比野狗還快，出門就嗆了一口大雪，咳嗽了兩聲才應他，「老爺子您一把年紀火氣恁大！趕明兒讓藥僮給您煮點金銀花降降火氣，要麼大冷天的別煨爐子，省得逮著我不是打就是罵。」

「小混帳！要是妳外祖父活著，看他不扒了妳的皮！」

金不語惆悵看天，「還是別！大冷的天，他老人家好不容易睡個安穩覺，還是別驚動外祖父了。您老幫我把這人治好，回頭我挑兩個蘇州帶回來的美人兒替您老人家暖床，都是美貌佳人，保管您老人家晚年得子，子孫滿堂。」

舒觀雲只奉送了這個不著邊際的小混蛋一個字，「滾！」

他行醫大半生，活人無數，平生只做過一件虧心事，那就是助小主子姜爛和高嬖嬖向金守忠隱瞞了金不語的性別，對外宣稱是兒子。

姜嫻之父姜成烈正是前任定北侯。

本朝國號大淵，開國皇帝龍潛之地正是幽州，真龍騰雲之時身邊一直有位異姓結拜兄弟陪伴輔佐，數次捨命相護才能成就大業。

開國皇帝有言在先，將來要與這位姓姜的異姓兄弟平分天下，但立國之後姓姜的異姓兄弟卻數次對封王旨意堅辭不受，最後只領了定北侯之爵，並自請前往幽州，守護大淵門戶。

太祖感念異姓兄弟的忠義高潔，傳下旨意，定北侯爵位世襲，姜氏世代鎮守幽州。初代定北侯便是姜成烈之父，沒想到爵位才傳了兩代，定北侯已經後繼無人改姓了金。

前任定北侯姜成烈膝下兩女一子，長女姜嵐早早嫁往蘇州，長子姜鴻博成親三年便戰死沙場，連個子嗣也沒留下。

彼時幼女姜嫻剛剛成親一年，挺著五個月的大肚子，驚聞長兄馬革裹屍，差點動了胎氣，臥床月餘，全憑舒觀雲醫術高超才保住了孩子，生下長女金不言。

姜成烈戎馬一生，雖然在那一戰之時全線擊潰北狄騎兵，差點活捉了北狄狼主，但老來喪子多傷病，沒過多久便臥床不起。

他身在病榻之上，遂上書朝廷，請旨冊封自己的二女婿金守忠為定北侯，以待自己女兒姜嫻未來生出兒子，承襲定北侯世子，以延續姜氏爵位血脈。

姜成烈戰功赫赫，為守大淵門戶子嗣斷絕，且彼時金守忠已是他帳下得力幹將，又是他的女婿，顯露出過人的軍事能力，故而朝廷體恤他，准了他臨終所求。金守忠守著老岳父嚙了氣，在靈堂上做足了孝子模樣，贏得了姜成烈帳下老將們的信任，襲了定北侯之爵，沒想到才過半年便將蘇溱溱納入府中為妾，一舉得男，生下了庶子金不畏。

這些年幽州城內傳言，定北侯金守忠不但文韜武略樣樣皆備，還是個長情之人。亡妻姜嫻過世多年，後院也只有妾室蘇溱溱一人，再無閒花雜草。

每次金不言聽到這種傳言，打從心底裏就想「呸」一聲——鳩占鵲巢的鳳凰男，賣什麼深情人設？

蘇溱溱進府之後，溫柔和順善解人意，與定北侯捧在手心性格直率剛烈的二小姐姜嫻有著天壤之別，很快便贏得了金守忠的心。

金不言三歲之時，姜嫻與蘇溱溱先後診出有孕，生產的日子也在前後，姜嫻這邊胎兒尚未落地，那邊蘇溱溱肚子也疼了起來。

金守忠心繫愛妾，略微交代幾句便往妾室院裏去了。

姜嫻忍著噁心懷了這一胎，就為著給姜氏留一點血脈在這世上，沒想到落地又是個女兒，她一咬牙夥同接生的心腹婆子與外面候著的大夫舒觀雲撒下這個彌天大謊，對外宣稱生了嫡子，只是胎裏有些弱，需要靜心調養治療，見不得外人。

可舒觀雲哪知道金不言有天會長成現在這副氣死人不償命的混蛋模樣，也不知道從哪裏撈來個一身傷病的年輕人，內鬱積盛體質虛弱不說，還剛斷了左手骨，生生把人疼暈過去。

他先將人扒光了檢查一番，接著替病人接好手骨上了夾板，收拾整齊之後才招呼

那不省心的小混蛋，「還不進來？」

舒觀雲最擅長骨傷科，父親就是初代定北侯的帳中軍醫。輪到姜成烈做世子，恰與他年齡相當，被老父親拎去照顧世子爺，一路跟著世子爺進了軍營做了軍醫，多少傷兵犯在他手裏，沒少被折騰得鬼哭狼嚎，端的心狠手辣，因此在軍中得了個諱號「舒屠戶」。

金不語從小被舒觀雲呼來喝去習慣了，更何況她聽說外祖父生前若是不小心受了傷，被舒觀雲嘮叨臭罵也是陪著笑臉不敢得罪這位素有「屠戶」之稱的辣手大夫，何況是她。

「老爺子，治好了？」她抱著藥僮白術熬好的薑茶罐子不撒手，對他遞過來的茶盞視而不見，一頭扎進醫舍便撞上獨孤默黑沉沉的雙眼。

舒老夫回頭瞥見她這副提著藥罐子灌薑湯的喝法，氣不打一處來，一巴掌拍在她肩上，「站沒站相，吃沒吃相，不知道的還當妳從哪個流民窩裏逃難出來，誰會信妳是侯府世子？」

獨孤默：「……」嫌犯鎖定，踢飛他的原來是侯府世子！

金不語又灌了兩口薑湯，頗為嫌棄白術的就地取材，小聲嘀咕，「熬薑湯也不知道換個鍋子，偏拿藥罐子充數，一股藥味，當誰稀罕？」

舒觀雲道：「小混蛋，妳說什麼？」

金不語立刻換了一副誇張的神色，好像才發現床上的獨孤默睜開了眼睛，「我說老爺子您醫術精湛舉世無雙！這人我帶來的時候只吊著半口氣，眼瞧著要見閻王，沒想到交到您老手上不足一個時辰，就活蹦亂跳了。」

獨孤默很想問一句，你是哪隻眼睛瞧見我活蹦亂跳了？

舒觀雲叫她進來可不是為著受這小混蛋恭維，指著床上醒來的獨孤默問道：「這個人，妳打算怎麼處理？」

金不語早有計較，「天寒地凍，要不就讓他暫時在您老這裏將養著？家裏搞不好回去還有一場官司要打，帶他回去怪不方便的。」她好似怕舒觀雲不答應，連忙補充了一句，「您老放心，答應您的蘇州美人兒一定給您全乎送過來，絕不會缺胳膊少腿！」

「趕緊滾，省得晚回去犯在你老子手裏被抽筋剝皮，到時可別哭著來求我老頭子。」

「您可盼我點好吧！」

金不語連她帶回來的少年姓甚名誰都沒問，只叮囑一句，「小兄弟，你且在此專心養傷，過兩日我再來看你。」便要告辭。

舒觀雲深諳定北侯父子倆的相處之道，臨走時還要拆她的臺，「妳也知道回去說不得要被罰跪祠堂，沒個兩三日出不來？」

金不語氣哼哼道：「放心，晚不了您老的美人兒，回頭我就吩咐澄心先給您老送過來，待我跪完祠堂便來討您老喝杯納新喜酒！」說完趕緊往外溜，省得被舒觀雲砸過來的藥杵命中腦袋。

她身後傳來舒觀雲中氣十足的罵聲，「小混蛋，希望妳老子這次鐵面無私，打妳個皮開肉綻才好！」

從頭至尾，就沒人問過獨孤默的意見。

金不語甫一穿越，就對自己女扮男裝的身分接受良好，對著撒謊撒得眼睛都不眨的親娘跟「幫凶」舒觀雲佩服得五體投地。及至稍長一些，明白了中間的彎繞，見多了金守忠與蘇溱溱的恩愛場景，更是對親娘姜嫺的決斷之力奉上深深敬意。自她出生，姜嫺似乎也懶得再應付金守忠，每日關起門來教養「兒女」，對丈夫跟小妾的恩愛視而不見。

蘇溱溱肚子果然爭氣，先生了庶子金不畏，後面這一胎竟又是個兒子，名喚金不離，過得四年竟然又生下了金守忠的么女。

金守忠也不怕旁人聽了酸倒牙，竟然給蘇溱溱的女兒起名金不棄，生生把後面一雙兒女的名字湊成了對妾室蘇溱溱的閨房誓語——不離不棄。

怪噁心的。

金不語那時候雖然才四歲，但也不免在肚裏罵一句：秀恩愛，死得快！

想不到這句話沒應驗到蘇溱溱身上，反而姜嫺積鬱成疾，在她十歲那年撒手人寰，此後她與大姊金不言便一直在蘇溱溱手底下討生活。

不過她的世子之位是出生便得了朝廷明旨冊封的，況且是姜氏嫡親血脈，輕易撼動不得，就算府裏僕人不敢得罪蘇溱溱，也對未來的定北侯輕忽不得，由她護著大姊，日子也不算難過。

金不語頂風冒雪回府，迎接她的便是黑著臉手持馬鞭的定北侯金守忠，旁邊還有一副焦心模樣的蘇溱溱。

蘇溱溱忙道：「世子爺怎麼才回來？國公爺可是候了你兩個時辰，你大雪天裏跑哪去了也不回家？」

金不語每次見到蘇溱溱都覺得倒胃口，但她不是三歲小兒，只上前向金守忠行了一禮，頂著他凶神惡煞的眼神關切如常，「兒子一走數月，父親身體可好？可是營裏不忙，竟能早早回家？」

金守忠肚裏一口惡氣憋了許久，恰如火上燒著的一壺水，沸了放涼，涼了又沸，幾回燒下來，再見到他還是沒辦法平息怒火，以鞭指道：「孽障，跪下！」

金不語老實跪好，狀似無意道：「兒子一走數月，也不知道父親為何見面就對兒子生怒？」

金守忠每次見到他這副狀甚乖巧實則頑劣的模樣，都要被氣得七竅生煙，罵他忤逆吧，他禮數半點不錯；可是誇他懂事吧，每次闖禍總少不了他，且無論自己有多大怒氣，這孽障都能當看不見，裝傻充愣的功夫一流。

「我且問你，你為何要劫了京裏流放的犯人，讓押送犯人的差役一狀告到了萬將軍那裏？」

「這話是誰傳的？」金不語連連哀歎，「真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這年頭好人竟是當不得。那流放的犯人分明一路積勞成疾暈厥了過去，我好心替他們看顧犯人找大夫醫治，竟被反咬一口？」

「孽障！不經同意就帶走人犯，你還有理了？」金守忠握著鞭子的手用力揮出去，跪在地上的少年郎在席捲而來的鞭風之中就地一滾，狼狽的躲過了皮開肉綻的可

能。

她半點懼意也無，甚至還雙眸含笑，渾然不在意父親的暴烈與冷酷，笑著說：「好好的說著話，怎麼就動起手來？父親年紀也不輕了，怒極傷肝，也該知道保養了。不如兒回頭去找舒老大夫開點疏肝的湯藥調理調理？」

說著劫走犯人的事兒，她瞬間就能胡扯到別的地方去。

金守忠一擊不中，還順便被兒子給「關懷」了一番，怒氣更甚，咬緊牙關第二鞭緊隨而至，鞭梢如同盯緊了獵物的毒蛇一般直奔著金不語而來，也不管劈頭蓋臉打到哪兒。

蘇溱溱在鞭聲中連連相勸，「侯爺別生氣，有話好好說！就算是世子爺闖了禍，也別打孩子啊！」聽起來勸得情真意切，假如她不是默默的後退三步就更可信了。金守忠接連四五鞭都落了空，伴隨著廳堂擺著的瓷器被捲起來嘩啦啦落地碎裂的聲音，額頭的青筋根根暴起，厲聲喝罵，「孽子，還敢躲？」

而那個在鞭影裏左躺右閃上竄下跳的身影不但沒有受一點傷，鞭梢連她的半片衣角都沒沾到，還有餘力笑著回話，「小杖受大杖走，父親，兒這是為了你好，免得你回頭打了兒子又後悔！」

挺著胖肚子腫著雙眼泡的管家金余聞聲而來，急得團團轉，「這是怎麼了？又怎麼了？侯爺息怒啊！」在廳堂瓷器擺件不斷的破碎聲中，他熟練的吩咐跟過來的小廝，「快！快去請沈少爺攔架！」

小廝一溜煙的跑了，老管家頂著鞭風往廳裏硬闖，只差給金守忠跪下了，「侯爺息怒！有什麼事兒好好說，何必跟小孩子置氣？」又責怪金不語，「世子爺您也是，才回來就惹侯爺生氣，還不趕緊給侯爺認錯？」

金守忠破口大罵，「你看看他那副吊兒郎當的樣子，眼裏可有我這個父親？」如果金不語上來就叩頭認錯，態度恭敬，如同蘇溱溱生的那幾個孩兒一般敬畏他如天神，他也不是非要用鞭子抽死他，至多抽兩下讓他長長記性。

可是金不語跪是跪了，卻比旁人站著還傲慢十倍，骨子裏帶著他最討厭的姜家的狂妄，這才是他心頭最大的隱痛，讓他記起當年在姜成烈鞍前馬後的光景，而非如今的位高權重。

金不語抱屈，「冤枉啊！哪裏是兒子眼裏沒父親？分明是父親嫌兒子礙眼，要找個藉口打死兒子！不過是個流放犯人，兒子帶他去治傷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值得父親震怒，非要置我於死地？」

她連日趕路回來，疲憊煩躁，脖子裏那根強筋犯了，再無耐心演什麼父慈子孝的戲碼，頂著金守忠的怒火宣佈，「反正我不管，我那裏跑腿的小廝還缺一個，那流犯我瞧著年紀不大，就拿他頂上了！」

她也非非要那名流放的犯人，只是被金守忠兜頭一頓鞭子，雖然沒打到身上，卻激起心裏的怒氣，暗道：咱們父女倆的情分本來就勉強，大家客客氣氣還能維持表面功夫，你非要在我面前擺什麼父親的臭架子，那就別怪我不給面子了！

金守忠握緊了手裏的鞭子冷笑一聲，就要揮退擋在他面前礙手礙腳的金余，再行教訓這性子乖張的兒子，「小畜生，你看我答不答應！」

流放到幽州的犯人按慣例都進了幽州大營，供營中役使，女人煮飯漿洗灑掃做些營房裏的粗活，男子就沒那麼好命了，舉凡營中苦役都落到他們頭上。

當然也有運氣好的，得了營中哪位貴人的青眼，或做個僕從親隨之流，做些書吏跑腿的活計，待遇也要比一般的流放犯人好。

父女倆哪裏是為著一名無足輕重的流放犯人鬧將起來，分明就是以此為引子互相置氣。

蘇溱溱勸架勸出了煽風點火的水準，嬌嗔著埋怨他，「世子爺你也是的，年紀不大主意倒不小，凡事就不能多聽聽侯爺的話？侯爺可是你的親爹，難道還能害了你不成？」

金守忠推開金余，一鞭子狠狠揮了過去，「他還小？他還小？他翻年都二十歲了，多少人在他這個年紀都當父親了！」

蘇溱溱在他身後接話，「我瞧著世子爺就是沒成親，心還沒收回來，待他娶婦之後有人在旁勸著，定然就懂事了。」

金不語這次還沒來得及躲，鞭子就被身後冒出來的人拉住了，那人身高腿長，氣宇軒昂，雖穿著一件半舊的素袍，說話的聲音也極為溫和，可在金守忠心裏的重量顯然不一般。

「義父息怒！」

沈淙洲到了。

他父親沈淮安當年在金守忠帳下效力，為救金守忠而死，遺下獨子沈淙洲，自小被金守忠接入府中當親兒子養，在這府裏他比金不語說話更管用。

沈淙洲身後跟著蘇溱溱生的三個孩子，長子金不語還算穩重，向父母行了一禮默默站在一旁作壁上觀，次子金不離比金不語小了一日，排行屈居於他之下幾乎成了他多年的心病。

他一見金不語倒楣就開心，嘲笑他，「二哥，你這是從蘇州吃了幾斤土回來？怎麼弄得這般狼狽？」

最小的金不棄就更不用說了，模樣繼承了蘇溱溱的嬌媚，到底年紀小不如其母還會掩飾，對金不語的態度從來就談不上友善，嫌棄的往後退了兩步，落井下石，

「二哥，你沒回來家裏一切都好，你一回來就雞飛狗跳，你也太不懂事了，除了給父親添堵還會幹什麼呀？你就不能跟大哥還有沈哥哥學學，為父親分憂？」

她眼神有意無意偷掃了一眼沈淙洲，透露出一點少女的羞澀。

金不語捂著鼻子往沈淙洲身後躲，對這位妹妹也不大客氣，「金不棄，妳這是往臉上倒了幾斤香粉啊，快別說話了，粉塊簌簌往下掉就算了，鼻子不好的人跟妳說完話回頭得去看大夫。」

金不棄瞬間氣得臉色漲紅，狠狠瞪了他一眼，「你就該被父親打死！」

廳堂裏一片狼藉，沈淙洲鬆開了金守忠的鞭子，提醒他，「義父，世子今日回來，明日還要見客，面上不宜帶傷。」

鑒於金不語以往就愛胡說八道的性子，若是臉上帶傷誰知道這孽障會在人前說些什麼話，他收了鞭子罵道：「滾去祠堂跪著，明早之前不許起來！」

這招以往也用過，金不語早都習慣了，反正只要不是皮肉受傷，她對陪伴列祖列宗也沒什麼意見，還能坐在蒲團上打個盹，總比對著這一屋子虛偽的嘴臉要清靜。她拍拍身上的土一邊往外走，一邊向金守忠露出個別有深意的笑容，「臨行前姨丈還讓我給父親捎了禮物，回頭就讓澄心跟澄意送過去。」說完，熟門熟路往後面祠堂去了。

第二章 雪夜跪祠堂

定北侯府如今雖然改姓了金，但祠堂裏還是供著姜氏祖宗，每到逢年過節與部下設宴，金守忠總不免要假惺惺滴幾滴眼淚，回憶一番老岳父對他的提拔之恩，戰死大舅兄的英勇事蹟，還有妻子姜嫻的賢慧溫柔，再展望一番對嫡子未來的擔憂——

「姜氏只有這點子骨血，我真是含在嘴裏怕化了，捧在手裏怕摔了。偏偏這孩子文不成武不就又吃不得苦，連營裏也沒去過幾回，將來可怎麼辦喲？」

經過他十幾年的不懈努力，如今的幽州大營裏再不復姜成烈活著的光景，老將一年年見少，不是被調走駐守他方，便是漸漸被冷遇，還能在他面前說上話的不足三成，反倒是經他提拔的新任將領濟濟一堂，對侯爺情深意重讚不絕口。

幽州城內傳言定北侯長情念舊，這幫人與其家眷功不可沒。

正是臘月滴水成冰的時候，外面大雪未停，祠堂裏只有靈位前供著的油燈發出昏黃的一點光芒，將莊嚴肅穆的祠堂照出幾分幽晦難言的恐怖之意，然而金不語卻在供桌上抽了三根香點燃插進香爐，端端正正跪倒在靈位前。

「外祖父，母親，我回來了。」

她講了一番自己在蘇州的見聞，大姨母與姨丈家中之事，「……大姨母倒是風韻依舊，只是大姨丈胖成了白麵饅頭，他們見到我不知道多歡喜。」她摸摸自己的臉，自得道：「你們知道我本來就生得討喜，連幾位表兄表姊都很喜歡我，嚷嚷著讓我過完年再回來，不過我記掛著要回來看我那老子在年前宴會上的表演，也不知道他今年要滴幾滴淚，說不定要比去年少兩滴，就儘早趕回來了。」

她對金守忠也有一番展望，「……說不定再過兩年，我那老子就不必在宴會之上喝點酒懷念老岳父的提拔之情了。」她還分外誠懇的跟姜成烈的靈位商量，「外祖父，您要不給他托個夢嚇唬嚇唬他？」

照例無人應答。

她搓搓雙臂，徹骨的寒意湧上來，腹中忍不住打起了鼓，在舒家醫館裏喝的那點薑湯攢起來的暖意早散得差不多，連大氅也在進門的時候解了下來，不知道隨手遞給了哪個僕從，這些不長眼的東西早躲遠了，恐怕不會冒雪給她送過來。

不孝子被關進了祠堂，金守忠氣猶不平，幾乎要捶著胸膛為自己抱屈，「淙洲你知道的，家裏這些孩子們我最是疼他，總憐著他母親走得早，捨不得他受丁點委屈。可是你瞧瞧他！你瞧瞧他！」恨不得向養子傾訴這十九年來對嫡子的錯愛，一腔父愛餵了狗。

不過這種戲碼隔陣子就要在侯府裏上演，沈淙洲一向沉默寡言不擅安慰人，只能

採用一貫的方式應對，「義父，待我回頭勸勸世子。」

從他六歲住進侯府，至如今年已二十有二，在兩父子衝突的時候沒少充當救火隊，也做過無數次的善後勸諫工作，不過往往收效甚微就是了。

金守忠也不是非要讓不擅言辭的養子將嫡子勸成孝順的楷模，他心中自有打算，但還是拍拍養子的肩，「淙洲，難為你了。」

「義父客氣了。」

蘇溱溱打鐵趁熱，趁機向金守忠進言，「侯爺，依妾身說，還是儘早為世子娶妻吧，他年紀也不小了，早點成親有了孩子，到時候思及侯爺教子多年苦心，說不得就孝順起來了。」她甚至連人選都有了，「萬將軍的女兒年紀與世子相仿，生得不錯，又是開朗大方的性子，侯爺不如考慮考慮？」

萬喻的女兒萬芷柔去年剛剛及笄，模樣倒是不差，可惜性格與名字差了十萬八千里，既不像草也全無柔弱之氣，反而使得一手好鞭法，深諳拳頭底下出大哥的道理，一言不合便要動手，連金不離對上她都吃過兩次虧。

但金守忠頗為倚重其父，蘇溱溱為了表現自己的大度，當時以「小孩子們哪有不打打鬧鬧的」揭過此事，倒是博得了萬夫人的好感，過後卻撫著小兒子的鞭傷心疼得直落淚，暗自罵了不知道多少回「小賤人」。

而金不語從小就是塊又臭又硬的石頭，自姜嫺過世之後，她倒是起過籠絡這小子的心思，剛剛失恃的毛孩子正是缺失母愛的時候，不怕哄不過來。

她精挑細選的東西流水般送進金不語住的明軒堂，還伴著四季親手做的衣裳鞋襪跟噓寒問暖，結果金不語東西照收不誤，也沒見親近她半分。

蘇溱溱心中暗恨，自金不語十六歲之後，自己已先後在金守忠面前提了不下六七位世子夫人人選，每回人選到達金不語面前都被他堅定否決了，這次無論如何不能讓他再敷衍過去。

蘇溱溱再加把勁，熱切勸道：「侯爺每次都拗不過世子，可終身大事哪有由著孩子性子的道理？待世子成了親，到時候有妻室照顧規勸，豈不比侯爺跟淙洲相勸來得有用？」

枕頭風的威力，侯爺您可千萬別小看喲！

沈淙洲掃了一眼蘇溱溱，又低下了頭。

金不離拍手贊成，「二哥娶了萬小姐正好，就算是萬小姐勸不動二哥，不是還有萬將軍嗎？」讓金不語領教一番萬芷柔鞭法的威力，若無奇效還可加上老岳父的槍法，想來事半功倍。

金不棄走的是溫柔淑女路線，與萬芷柔志趣難投，況且她是庶出對方是嫡出，兩人在地位上有差距，互相看不順眼也非一日，新近又添了一條不對盤的原由——那就是沈淙洲。

沈淙洲沉默寡言，但生得身高腿長，英武俊朗，行事端方。近來萬芷柔過府打著與她玩耍的旗號，行的卻是窺探養兄行蹤之實，使得金不棄分外厭煩。

此時聞聽蘇溱溱之意，當即對其母舉薦的人選大為推崇，還小小的耍了個心眼，「爹爹，前幾日芷柔姊姊過府來找女兒玩，還對二哥很是掛懷，擔心蘇州太遠，

二哥雪天趕路不便……」

沈淙洲忍不住瞥了她一眼，不防金不棄正用眼角餘光悄悄注意著他的動靜，兩人目光撞在一處，她露出個小女兒嬌羞的笑意，故意道：「沈哥哥，你覺得芷柔姊姊怎麼樣？」

「我與沈小姐並不相熟。」沈淙洲乾巴巴道。

金守忠歎口氣，似乎也被不馴的嫡子給打敗了，無可奈何道：「既然如此，待我改日探探萬將軍的口風。」

蘇溱溱大喜。

當夜，侯府萬籟俱靜，各處主僕皆已安歇，唯有守夜的下人們坐著打盹。

沈淙洲一手提著食盒，一臂還搭著金不語火狐皮的大氅，踩過寂無人煙鋪滿了厚雪的后院青石小徑，快要到祠堂時發現牆角處鬼鬼祟祟冒出個腦袋，行蹤可疑。他矮身在地上抓了一把雪捏成個球彈了出去，只聽得一聲壓抑的「哎喲」響起，對方壓低了聲音問：「誰？誰？」

沈淙洲幾大步跨過去，與那人打了個照面，藉著雪光才看清楚，「澄心？」原來是金不語的小廝。

澄心猶如見到了救命的菩薩，只差抱著他哭訴，「沈少爺，您可來了！侯爺派人守著祠堂，您再不來我們世子爺可就要餓死凍死了！她還是半道上啃了幾口冷點心，也不知道這會子怎麼樣了。」他手裏提著個食盒，又從懷裏掏出來個手爐，懷裏抱著件厚袍子，一股腦兒都要塞給沈淙洲。

沈淙洲只接了手爐就打發他回去，「世子明早就回去了，你告訴高嬪嬪沒什麼大事兒，讓她不必擔心。」

高嬪嬪是金不語的奶娘，從小照顧她到大，最是疼她。

「多謝沈少爺！」澄心千恩萬謝，一再囑託，「世子爺就拜託您了，沈少爺您真是個大大的好人！高嬪嬪最是放心沈少爺，有您看著世子爺，高嬪嬪也能安心些。」他抱著其餘的東西嘀咕著回去了。

看守祠堂的家丁們用一把大鎖鎖了正堂的門，便在院外找了個背風之處躲冷，見到沈淙洲忙推開了院門，又拿鑰匙開了正堂的大鎖，就散了。有沈少爺的人品作保，罰跪的世子爺斷然不可能逃跑，他們也能找個地方趁著天未亮打個盹了。

沈淙洲推開正堂大門，便聽到金不語懶洋洋的聲音埋怨道：「沈少爺，您這來得也太晚了些，再不來我可就要凍死在祠堂裏了，明年今日就能坐在上面等著你們給我叩頭祭拜了。」

「胡說！」沈淙洲關上門，想要隔絕外面的寒氣，但室內也不比外面暖和多少，轉頭見金不語盤膝坐在蒲團上，懷裏還抱著另外一個蒲團取暖，不由微微一笑，先將手爐遞過去，「對著祖宗牌位你也能胡說八道，我看離凍死還遠。」順手將大氅披在他身上。

金不語一爐在手，感動得都快要落下淚來，整個人窩進大氅裏，甜言蜜語跟不要

錢似的往沈淙洲身上砸，「這府裏數來數去也就沈少爺你心地最好，生得又英武倜儻，待本世子從祠堂出去，一定從我帶來的那幾名蘇州美人裏挑一位最最聰慧貌美的給你送過去，以答謝你雪中送炭的情誼！」

沈淙洲忍了又忍，還是忍不住在他額頭敲了一記，「你就吃虧在嘴上！」

金不語捂著額頭瞪他，「哎哎！沈大哥你搞錯了吧？我爹他搞打一棒子給兩個甜棗的伎倆，棒子他親自打過了，你來不是給我甜棗的嗎？怎好動手？」

沈淙洲每次對著他的胡說八道都定力不夠敗下陣來，拉了個蒲團坐在他身邊，一層層打開食盒，溫聲勸導，「侯爺是你父親，怎好妄議長輩？」

「是是是！沈少爺是端方君子，我是沒規矩的小人，就算下次要妄議長輩也必然避過了少爺您。」她拉過食盒拿起個醬肘子啃了一大口，心情好轉，「不過瞧在肘子的分上，我跟你說句掏心窩子的話吧，沈大哥你打算一輩子被困在侯爺的『養育』之恩裏嗎？」

沈淙洲若有所思，「此話怎講？」

金不語吃得滿嘴流油，埋怨他帶的東西不夠齊全，「有肉無酒，真是大煞風景。沈大哥你下次再來祠堂探我，可別忘了帶壺酒，我還可以同外祖父把酒言歡。」在沈淙洲不贊同的目光之下她朗笑出聲，「別別！我怕了你說教了，你那些大道理留著講給金不離去聽吧，說不定瞧在侯爺跟蘇姨娘的分上，他還是肯聽的。」沈淙洲無奈，「在祠堂喝酒吃肉，你也不怕擾了祖宗清靜。」

「祖宗平日夠清靜的了，若不是我三不五時來吵吵他們，還有誰會記得他們呢？」她又歡快的打趣沈淙洲，「我去蘇州半年，這府裏發生了什麼我不知道的事兒嗎？」在對方不解的眼神裏，她擠眉弄眼添了一句，「金不棄看你的眼神倒是怪有意思的。」

沈淙洲本來坐得很是放鬆，目光虛虛攏在他身上，看他邊吃邊說，神情不由自主便柔和下來，聞聽此言神色一肅，難得的呵斥他，「你又胡說八道了！」

金不語笑嘻嘻道：「是不是胡說你心裏清楚！」她睨一眼沈淙洲，忍不住為自己的明察秋毫而得意，「我覺得你這『養育之恩』再報下去，非得把自己的一輩子都賠進去，以身相許不可！」

一院子的丫鬟小廝被高嬈嬈使喚得團團轉，小廝澄心澄意腳步匆忙往浴房裏抬洗澡水，一應香膏皂豆驅寒的湯藥由丫鬟橙絲橙苗準備，她老人家親自挑了世子爺替換的衣裳送進去，將金不語脫下來的貼身衣物收拾好，關了裏間的門出來，站在廳裏吩咐——

「去催催汪胖子，給世子爺的早飯趕緊備著，待世子爺沐浴更衣便要擺上來，別一會沒吃兩口前院又來催！」

她邊說邊心疼得心裏直罵：催催催！催命啊！

小廚房裏的汪大有在姜嫺的院裏服侍多年，二小姐去了之後便接著服侍小主子，熟知世子爺的口味，早晨就喜歡吃點熱熱的湯麵，再切點滷肉，這時節早沒了新

鮮蔬菜，攪四樣醃製的小菜也使得。

麵是天未亮就和好的，待世子爺進了院子早都錫好了，灶上燒著熱水，高嬾嬾一聲令下，他掐著時間下麵，端上桌時金不語恰穿好了衣裳裹著頭髮出來。

金不語在冷如冰窖的祠堂裏坐了一夜，前半夜還能打起精神跟沈淙洲聊天打發時間，後半夜睏意上來，不知不覺就打起盹，待再睜開眼睛，發現自己不知何時靠在沈淙洲的肩上睡得死沉，對方眼下青黑，目光幽沉，也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我流口水了？」金不語總覺得他眼神怪怪的，下意識抹了下嘴角，才發現虛驚一場。

沈淙洲起身直個腰，難得打趣他，「世子爺也怕丟臉？」

「我這不是怕碎了幽州城未嫁女郎們的芳心嘛！」金不語大刺刺起身，伸個毫無形象的懶腰，舒服得半靠在沈淙洲肩上，熱情邀請他，「我院裏的汪胖子做得一手好湯麵，沈大哥吃一碗再去覆命？」

「不必。」沈淙洲肩負著勸諫的重任，正思忖著如何覆命，哪有心情去明軒堂吃麵，陪著金不語枯坐了一夜，到底勸了一句，「侯爺是你親爹，世子爺遇事還是多多思量吧。」

金不語領了他的好意，「看在你送肘子又陪我挨了一夜凍的分上，我也不教你為難。」她一雙燦若寒星的眸子裏透著說不出的狡黠，「回去告訴侯爺，就說我做兒子的聽說他喜歡南戲，特意從蘇州帶了個戲班子過來為他賀壽。」

金守忠是掐著臘八粥起鍋的時辰呱呱落地的，自他掌君侯之權，每年臘八便成了大日子，幽州城內文官武將、富豪縉紳爭相送禮，侯府擺宴已成定例。

此時離壽辰也不差著幾日了，府裏提早一個月便開始預備壽宴的食材請帖之事，蘇溱溱忙得腳不沾地，早早便擺起了侯門女主人的架子。

也因此金不語才會跟沈淙洲提起戲班子的事。

回到現在，高嬾嬾一邊替大口吃麵的金不語佈菜，一邊責備她，「世子也真是的，何苦惹他們不順心？大家客客氣氣的，跟那等小人犯不著置氣。」

昨兒前廳鬧出來的風波早有人悄悄告訴了她，氣得她在房裏罵了足足兩個時辰，替過世的老侯爺跟二小姐不值。

「……什麼阿貓阿狗也敢騎到主子身上拉屎！」她連金守忠也一起罵了，「忘恩負義的小人，得志猖狂的混帳羔子！」

她身為老僕，也不好插手侯爺教子，只心疼金不語所受的委屈。

金不語吃完了麵，問起一樁陳年舊事，「奶娘，我隱約記得前幾年妳提過一句，說侯爺是在南戲班子裏認識蘇氏？」

高嬾嬾回憶舊事，也有些不確定，「那年蘇氏忽然冒出來，被侯爺接進府裏，二小姐悄悄派人去打聽過，說是萬將軍為自己的老母賀壽擺宴，請來幽州的南戲班子上門，侯爺喝了點酒，這才有了後來與蘇氏的事兒。」

金不語那時候尚未出世，不清楚當時狀況，但這些年冷眼看著金守忠與蘇溱溱恩愛，總覺得兩人不大像侯爺與戲子一見鍾情生死相許的戲碼，「我總覺得……他跟蘇氏不大像戲班子裏結識的。」她心中起意，「金不畏可是足月出生？」

高嬈嬈沒想到她有此一問，不由愣住了，「大公子八個月的時候蘇氏摔了一跤早產了，當時請了大夫調養許久，後來隔幾年蘇氏才懷上三公子……難道當時已經足月？」

「這就只有蘇氏知道了。」金不語喝下最後一口麵湯，放下筷子起身，「多年前的舊事了，現在想查也不容易。」

高嬈嬈侍候她漱口，替她披上大氅，恨恨道：「當年老奴跟二小姐都覺得蘇氏來得蹊蹺，不過是戲班子裏的一個玩意兒，接進府裏來兩人便愛得如膠似漆，姓金的要麼是作戲，要麼兩人是舊相識。可他是一路逃難來的，說是家鄉遭了水災親族全都死光了，這才投了幽州軍，想查也無從查起，只得作罷。」

姜成烈後院清靜，髮妻早早去世，府裏婆子女兒們都沒經歷過殘酷的宅鬥訓練，在這些事情上的反應總是慢一拍，等再回頭去找戲班子，人家早不見了蹤影，於是蘇溱溱的來歷便成了懸案。

金不語笑得涼薄，「查不查的也無所謂了，只盼著他們真正情比金堅才好呢。」她一去半年，昨日回城鬧了一齣，恐怕外面早都傳開了，今日上午除了要去幽州軍營裏露個面，做個合格的吉祥物，穩定一下軍心之外，下午還要去探望一母同胞的大姊金不言。晚上城裏的紈褲們恐怕都在翹首以待，等著與她交流蘇州府的新鮮玩法。

金守忠出門之前，父子倆在正堂會面，也不知道是沈淙洲替她說了好話，還是金守忠今日要在營中扮演溺愛世子的慈父角色，提早練習慈父的口吻，語氣可謂平和至極，還親切問候她的起居——

「可用了早飯？」

金不語心道：這才對嘛，父慈子孝早點扮上，也省得昨日雞飛狗跳的動靜。她演得情真意切，「父親公事忙碌，還關心兒子用飯這等小事，真是讓兒子心生愧疚。」心裏給自己點評：久不練習孝順兒子這個角色，戲有些過了啊。大約金守忠也覺得自己演得有些過了，正正神色撈回來一點嚴父的面貌，告誡他，「營裏叔伯們許久未見，你既然回來還鬧了那麼一場風波，今日過去便懂些事，別再捅出婁子了。」

待得沈淙洲與金不畏聚齊，一行人便騎馬出城。

昨兒大雪落足了一夜，積雲散盡，天色放晴，空氣冷冽甘甜，呼一口直透胸臆，能吐盡多日鬱氣。

街上到處有人在清掃積雪，金不語騎馬路過舒家醫館的時候，看見裏面正收拾坐堂的舒觀雲，老頭子狀似隨意揉了下自己的膝蓋，好像天陰下雪影響了他膝關節的靈活度似的，金不語深解其意，故意雙腿一夾馬腹竄了出去，留給他一個瀟灑的背影。

氣得舒觀雲小聲罵了一句，「能騎馬，還是跪得少了！」

藥僮黃芪剛挑了簾子從後面過來，還當他有事吩咐，「啊？」

舒觀雲瞪起眼睛罵人，「啊什麼啊？後院躺著的那個死了還是活著？」

黃芪昨晚與白術互相替換守了獨孤默一夜，生怕他燒傻了，此刻總算放下心來，

「人雖然還沒醒過來，不過燒得沒那麼厲害了。」

「燒死才好呢，欠收拾的小混帳！」他罵一句，認命的重新去開方子替獨孤默調理。

金不語將人交給舒觀雲，便將心放回了肚裏，萬事不愁。

父子四人進了幽州大營，萬喻先得到消息迎了出來，上下打量金不語一番，見他下馬的姿勢矯健，面上無傷，覺得定然是金守忠又溺愛世子，連劫犯人都不追究，他卻要過問一二，只道：「昨兒聽說世子剛回來便做下了一樁大事，強搶了京裏流放的犯人跑了？」

金不語笑著見禮，「這是誰傳的瞎話？那名人犯分明命懸一線，本世子帶了人去救治，這幫差役們滿嘴胡說！」正好藉著金守忠要當慈父的勁頭提要求，「父親，昨兒你可是答應了兒子，要將那名人犯給兒子跑腿使喚的。」還氣鼓鼓瞪了一眼萬喻，恰是個被慣壞的紈褲世子。

金守忠心中含怒，老子幾時答應過你？但當著萬喻的面，慈父人設不能倒，無奈一笑，「你這孩子心太急，總要等京裏的差役走了之後吧？」

金不語不樂意了，「不管不管！反正你已經答應兒子了！」

金不畏靠近沈淙洲悄聲問：「父親幾時答應他的？」昨日家中大戰他也在場，怎的沒聽到？

沈淙洲沉默了一瞬，在金不畏尋根究底的眼神之下艱難圓謊，「……侯爺大概是默認了吧。」

金守忠為難的看向萬喻，「萬將軍你看？」

萬喻極不贊同他的慣子行為，昨日明明定北侯氣衝衝回府教子去了，但才過了一夜便被世子哄去，毫無原則的寵兒子，也不知道世子給他灌了什麼迷魂湯。

身為下屬，不好駁回定北侯，只不贊同道：「犯人事小，就算給世子役使也無妨，總不能明搶吧？侯爺也該對世子爺嚴厲些了！」

金守忠誓要將慈父扮演到底，還頗為傷感道：「你也知道，夫人早逝，世子從小沒娘，本侯做父親的不多疼著些，還能指望誰呢？」

幽州軍自來百戰成鋼，自大淵立國之後便牢牢把守著國朝北方的門戶。姜成烈生前最後一戰全線擊潰北狄騎兵，差點活捉北狄狼主，換得了北方邊境長達十來年的平靜，但近七八年間邊境摩擦不斷，北狄漸有捲土重來之勢。

金守忠帳下十來名將軍性格各異，萬喻脾氣火爆凡事盡心，使得一手好槍法，又替金守忠擔著軍中刑責及不少雜務，越忙就脾氣越躁，對金守忠百般維護世子的行為極為看不慣，不等別的將軍們過來，先跟金守忠爭執了一番教子育兒的方式。

「侯爺不能憐惜世子年幼失恃，就對他百般溺愛，將來他如何擔起定北侯府的重責？」

萬喻膝下三子一女，除了最小的女兒萬芷柔脾氣暴烈，其餘三個兒子在他的棍棒之下乖順得跟小綿羊似的，讀書習武不敢有絲毫懈怠，倒真是幽州軍中教子的楷模。

「怎麼就擔不起來了？」

議事廳外響起炸雷般的聲音，大嗓門的卜將軍卜柱才到門口便聽到萬喻對金守忠指手劃腳，蒲扇大掌撩起厚厚的棉門簾進去，無論是個頭還是體積都要比萬喻生生大了一號。

金不語每回相見都要對他生起高山仰止的心情，實因兩人身高懸殊之故，需要昂著脖子與他說話，氣勢上便先輸了。

卜柱使一把長柄開山斧，砍人頭猶如切菜瓜，說起話來也是乾脆俐落，「衝鋒陷陣上陣搏殺自有我等效力，世子只需好好讀書，到時候在軍帳中運籌帷幄，有何可懼？」

這一位幼時家貧，不但力大無窮還飯量奇大，童年最大的陰影便是餓肚子，對隔壁文弱的教書先生能夠僅憑學識教十來個蒙童就能過上飽足的小日子打心底羨慕，連帶著成親也挑讀書人家的女兒，可惜兒子繼承了他的好胃口與大力氣，卻見到書本子就發怵，提毛筆比提他的開山斧還艱難。

卜柱聽說定北侯為世子請的西席不錯，倒也不甚擔心世子的未來。

萬喻肚裏也有幾分墨水，素來又教子嚴厲，最是看不慣嬌慣溺愛孩子的熊家長，況且世子能長成熊孩子，熊家長定北侯厥功至偉。

本來金不語在幽州城裏怎麼樣撒歡都不礙著他什麼，大不了在必要的場合大家客氣些也能過得去，怪就怪在熊孩子撒歡出了界，竟然把爪子伸進了軍營他萬喻管轄的一畝三分地裏，那就怪不得他了！

「軍中重地，法紀嚴明，世子帶頭破壞軍紀，難道還指望下面的將士們恪盡職守？」姜侯爺英雄一世，沒想到第三代竟提不起來，世子專精玩樂盛名在外，聽說在幽州城內還聚集了不少紈褲子弟，實在令人不齒。

卜柱瞪著銅鈴大的眼睛反駁，「世子又不是普通將士，萬將軍何必拿軍紀來要脅他？」還低頭憐愛的撥拉了一下金不語，將這「弱小可憐」的世子爺撥拉到他身後，免得被萬喻給嚇到了。

金不語：「……」

第三章 藏拙神射手

不多時，平日隨和愛笑的柴滔、心思縝密的竇卓、葉錫元、秦野、魏新源等十來名將領陸續前來，關於教子之事便暫停討論。

幽州軍定例，每年進入臘月便有軍演，金不語頂風冒雪回來，便是臨行之時奉金守忠之令，須年底回來在軍演之時充當吉祥物，比如給這位神射手頒張硬弓，對那位格鬥魁首勉勵一番，耍槍的獎個祖傳長槍，使斧的送一對兒重斧……屬於活兒不重但哪哪都需要出場的姜氏代表人物。

不過隨著近些年金守忠的崛起，姜氏代表祖輩的光輝一年不如一年，說不得再過個十來年，幽州軍中便只知有金守忠而不知有姜氏了。

眼下，姜氏代表金不語的吉祥物生涯還在繼續，她走在金守忠之後，與一眾將軍登上高高的演武臺，聽得金守忠宣佈大比開始，自有萬喻上前宣佈比賽規則，下面黑壓壓一片人頭，兒郎們聽到獎金與獎品俱都興奮得嗷嗷亂叫，演武場內一片鬼哭狼嚎，宛如走進了鬥獸場，蓄勢待發的勇士們隨時能夠跟對手撕咬起來。

演武大比是幽州軍中傳統，每到此時不但普通士兵可以向上峰發起挑戰，還可越級向營中主副將挑戰，以此選拔人才。想當年，金守忠就是憑著在軍中演武大比才得了姜成烈的青眼，一步步提拔起來的。

金不語十四歲開始獲准參加軍中演武大比，頭一年還有不長眼的小兵向她發起挑戰，被「慈父」金守忠以她自小體弱為由給擋了回去。如是兩回，軍中誰人不知定北侯世子文弱，就連金守忠每年都有手底下校尉將軍湊趣向他發起挑戰，下場與將士們同歡樂，唯獨世子金不語置身其外，宛如局外人。

幽州軍營占地面積頗廣，大比的演武場便分了十來處，除了營外值守的軍士之外，其餘人等皆湧往自己感興趣的賽場而去，報名的、抽籤的、吆喝的、還有上場之時忙亂找武器的、為同伴加油助威的……不分官職大小地位尊卑，到處都是笑鬧之聲。

金不語身後跟著兩名親衛，慢吞吞隨意四處走動——不到賽終，吉祥物暫時也不必上崗幹活。

黎英黎傑兩兄弟綴在金不語身後，時刻防範著哪個不長眼的在人群裏衝撞了世子，還眼饞的抽空往賽場中偷瞄。

黎傑年紀小點，玩心較重，悄悄跟兄長議論，「你說要是咱們去參加，能賺個獎銀不？」

黎英年已二十，已經感受到了姜氏血脈在幽州軍中的威嚴江河日下，憂慮世子爺不甚明朗的未來，瞪了他一眼，罵道：「就知道玩！你忘了自己的職責了？」

金不語回身笑道：「黎英，你跟黎傑去玩吧，我隨便走走。」

黎英忙道：「屬下的職責是護衛世子，怎可貪玩？」又嚴厲訓斥胞弟，「凡事先動動腦子，別只知道玩！」

金不語攔他，「你們平日跟著我沒有什麼正經事兒，難得軍中演武大比，也試試自己平日練功有無鬆懈。」見黎傑雙目都亮了，一副躍躍欲試的模樣，索性道：「黎傑，你去報名抽籤，爺給你倆助威？」

黎傑高興的應了一聲，歡歡喜喜一頭扎進人群中去報名。

黎英注視著胞弟的背影，頗有幾分替世子難過，「世子爺這又是何必呢？本來您心裏也……」

他跟在金不語身邊，對金守忠的種種伎倆瞧得真切，狗屁的父子情深，什麼捨不得世子下場，分明就是想盡辦法隔絕世子與營中將士接觸，生怕世子與營中將士打成一片，深得軍心，撼動了他的地位。畢竟比起他這個女婿，世子爺才是幽州軍名正言順的繼承人。

金不語拍拍他的肩，一本正經道：「黎英，想太多容易老。本世子記得……你還沒討老婆吧？」

「世子您……」黎英啼笑皆非，「都什麼時候了，您還有閒心拿屬下逗趣！」

「我不拿你逗趣，別人就要拿我來逗趣了。」金不語注視著不遠處正與一名高個子年輕人說話的金不畏，兩人邊說邊用餘光打量著她，只差當面對她指指點點了。黎英面色沉了下來，「他敢？」

「有何不敢？」金不語輕笑，「跟侯爺借個膽子不就敢了嘛！」

同樣身為金守忠的兒子，金不畏十四歲便被帶進軍營教導，大到行軍打仗兩軍對壘，小到弓馬騎射都不曾鬆懈，尤其有了身嬌體弱只知吃喝玩樂的世子金不語做對比，不知道有多少人背地議論過——

「可惜了大公子不是嫡母肚裏爬出來的，不然他倒是更適合做定北侯府的世子爺！」

說話的功夫，那名年輕人踩著矯健的步伐向金不語走來，到得近前向他抱拳行禮，「在下乃神射營新任的正八品宣節校尉郭子華，聽說姜家箭法一絕，向世子發起挑戰，不知道世子爺敢不敢應？」

金不畏慢吞吞走過來，儼然是位好兄長，假意阻攔，「郭校尉，二弟素來身子骨弱，於弓馬騎射上也並不上心，幾時學過姜家箭法？不如就由我來代勞？」

郭子華言辭犀利，絲毫不給金不語留退路，「大公子說的什麼話？您現在能替世子代勞屬下的挑戰，難道將來事事都能替世子爺代勞？」他目中鄙夷之色盡顯，「聽說姜氏血脈天生神勇，於武技一途天賦卓然，難道世子竟沒遺傳一分半分？」

「放肆！」黎英喝道。

顯然地位尊卑並不能令郭子華信服，他冷哼一聲，傲然道：「難道幽州軍未來的繼承人竟然是個遇事不前的懦弱之人？連營中下屬的挑戰都不敢應，將來遇上北狄人來犯，還未到陣前豈不就腿軟？」

「郭校尉！」金不畏狀甚焦灼，「你挑戰便挑戰，如何跟世子說話的？」

「世子爺，屬下替您應戰？」黎英手握刀柄，殺意已起。

金不語攔住了他，笑咪咪道：「郭校尉是吧？本世子應了你的挑戰！」

金不畏面上喜色一閃，很快便端出了長兄的架勢相勸，「二弟，郭校尉是神射營去年的頭名，你這又是何必呢？」

金不語歎氣，「那怎麼辦呢？都被人上門叫陣，總不能丟了侯府的臉面吧？」她似有為難之意，斟酌道：「郭校尉挑戰本世子，既不是為著名頭也不是為著獎銀，不過就想見識一下姜家的箭法。不如這樣，咱倆騎馬出營找個沒人的地兒去比？就算是丟臉，本世子也奉陪到底！」

聽說世子平日專精吃喝玩樂，府中的武師傅也早都被他趕走了，想來箭法稀鬆平常，說不得連準頭都沒有，萬一到時候弓都拉不開，豈不惹人發笑？

郭子華沒想到姜氏後人不但骨氣沒了，竟連膽氣也無，當下有些興味索然，不過瞧在大公子的分上，受他所託要給這紈褲世子一點顏色瞧瞧，當下道：「也好！」

金不畏持反對意見，「別啊，二弟你怕什麼？有大哥在，就算是輸了也沒什麼！」反正咱爹也沒指望你給侯府撐門面！

金不語扣了一頂大帽子給他，「大哥就不能讓我輸也輸得體面些？難道這麼著急看弟弟的笑話？」

金不畏：「……」好兄長人設不能倒，我忍！

不過比起真兄弟之間的感情，他還是更看重營中袍澤兄弟之情，特別貼心的替郭子華提供馬匹，「營中馬匹雖不錯，但二弟的那匹照夜獅子白神駿非常，有日行

千里之能，既要出營比騎射，不如郭校尉騎了我的坐騎去？」

當下便有親衛牽了他的馬過來，交予郭子華。

自有黎英牽了金不語的那匹照夜獅子白過來，他做事仔細，縱然知道世子爺在演武大比中從來不會下場，但出府之時刀箭齊備，皆懸掛在坐騎之上，連箭囊裏也滿滿插了二十支白色箭矢，有備無患。

郭子華箭術超群，在幽州軍中再無敵手，為人頗有幾分倨傲之氣，本來就對紈褲世子很是看不上，見他裝備齊全，冷哼一聲，雙腿一夾馬腹當先竄了出去，暗中替那匹照夜獅子白不值——真是明珠暗投，可惜了一匹寶馬！

金不語從來不在意旁人眼光，隨後縱馬跟上，還叮囑黎英，「你倆好好玩，可別輸得太慘，丟了本世子的臉！」

黎英：「……」

金不畏：「……」你到底哪裏來的臉啊？

幽州大營之外，天高地闊，再遠便是崇山峻嶺，晴空烈烈，積雪皚皚，鳥獸絕蹤。兩人騎了兩盞茶的功夫，離大營漸遠，身後也無人跟上來。

郭子華先打破了平靜，不無嘲諷道：「此地野曠無人，世子既然要比，不如趁現在？遲一些郭某營中還有賽事，不比世子清閒無事。要如何比試，還請世子儘早決定。」

觸目所及，枯草都被厚厚的積雪埋覆，就算現場臨時做個草靶子也無材料，他有點後悔陪這個草包世子出來，當時沒在演武場帶兩個草靶子，以他的水準難道還能比騎獵不成？

金不語好似聽不出他話中的嘲諷之意，平和道：「幽州有種特產，郭校尉大概見過吧，就是那種個頭特別小，毛色會隨著季節而改變的草原雪鼠。」

草原雪鼠個頭小巧，雄鼠大約只有一顆雞蛋那麼大，雌鼠個頭還要更小，但嗅覺跟聽覺都極為靈敏，行動飛快，且到處都是洞穴，極難捕捉。草木旺盛之時毛色如褐色土石，秋冬季節會換上厚實的白毛，與積雪融為一體，很難發現。

郭子華瞠目，「世子難道……是想與郭某比射雪鼠？」您在開玩笑吧？

金不語彷彿不知道自己給了郭子華多大的驚嚇，朗聲笑道：「正是！」縱馬如飛，張弓搭箭，白羽追風，已然射出了第一支箭。

郭子華：「……」這草包世子他……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吧？

他驅馬急忙跟了過去，年輕的世子在疾馳的駿馬身上忽然一腳離蹬側身下墜，眼瞧著要掉下馬去，驚得郭子華差點叫出聲，當時腦子裏只有一個念頭——

完了完了！草包世子箭術差就算了，若是因為騎術不過關與他離營比試從馬上跌下來摔斷了脖子，他如何擔得起這責任？

不過轉瞬之間，金不語的大驚已經拖到了雪地上，她矮身抄起一物扔了過來，郭子華懷裏被精準無比的砸過來一個東西，而金不語重新穩穩當當端坐在了馬背上。被嚇出一頭冷汗的郭子華低頭，这才發現自己懷裏赫然是隻被一箭穿腦的小小草原雪鼠，睜著一雙小豆眼睛垂死掙扎，身上還差著支顫巍巍的羽箭做尾巴。

郭子華：「……」

哪裏冒出來的雪鼠，他剛剛怎麼沒瞧見？

軍中不是早有傳言，世子身嬌體弱，不通武事，專精玩樂嗎？

大公子不是說金不語占著世子的名頭在幽州城內橫行霸道，其實內裏就是個草包嗎？

郭子華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傳言的惡意，抱著隻血淋淋的雪鼠坐在馬上開始思考人生，他今天到底為何要自取其辱？

年輕的世子輕裘緩帶，儼然一副貴公子的派頭，笑意逼人遠遠招呼他，「郭校尉，你不是想要見識一番姜家的祖傳箭術嗎？還不快過來！」

郭子華懷著複雜的心情驅馬跟上，在接下來的一個時辰之內，兩人並駕齊驅正式開始比賽，但是好幾次他要麼沒發現雪鼠，要麼晚於世子搭箭，眼睜睜看著金不語箭無虛發，也不知道他那雙利眼如何生成，總能在雪地裏搜出雪鼠的身影。

其中有三三次他感覺到世子似乎有意相讓，等著他挽弓射雪鼠，但那玩意兒身形小而靈活，見勢不妙一頭扎進雪窩裏便不見了蹤影，反而是他的箭失去了準頭。

郭子華臉上辣辣作癢，回想自己一路倨傲的態度，羞愧得幾乎要說不出話來，彷彿聽到了滿營的嘲笑之聲。在金不語二十支羽箭全都清空之後，比試結束，他下馬請罪。

「世子，小的狂妄自大，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還望世子恕罪！」

他現在知道了，世子當時說怕自己丟臉，非要來營外比試，哪裏是顧忌自己的臉面啊？分明是給他留些臉面！

金不語下馬笑著扶他，「郭校尉不必謙虛，你的箭法其實也不錯，不過跟姜氏祖傳箭法比，還有段距離就是了。」

郭子華雖然為人倨傲，但願賭服輸，還輸得心服口服，「小人慚愧！」

兩人重新上馬，準備回營，郭子華終於問出了自己心中的疑問，「外間傳言世子不通武事，傳精吃喝玩樂，世子箭術超絕，騎術精湛，為何不下場比試？」

金不語反問：「不是侯爺對外宣稱本世子身子弱，不能下場比試嗎？」

郭子華回想營中傳聞侯爺對世子溺愛非常，以及在歷屆演武大比之中對世子的維護，阻攔軍中有人挑戰世子，不禁震驚非常，「侯爺……侯爺不願意世子與軍中眾人比試？」

金不語笑如狡狐，「郭校尉，這話是你說的，我可沒說啊！回頭要是有什麼風聲傳到侯爺耳朵裏，可就是你的事，與本世子無關。」

郭子華悚然而驚，再聯想到大公子金不畏與自己結交的這幾年，沒少在他耳邊說世子的壞話，就連此次向世子發起挑戰，也是金不畏在自己背後挑唆，心情就更複雜了。

他只是軍中小小校尉，總感覺自己好像一不小心踩進了侯府的是非裏面去了。

「小的一定守口如瓶。」他向金不語保證。

「需要郭校尉守口如瓶的可不止這一件事情，待得回營之後，你便說自己贏了。」

「世子這是瞧不起我郭某？」郭子華為人自有傲氣，「輸便是輸，贏便是贏，就

算是沒有證人，郭某也不會信口雌黃，顛倒黑白。」

金不語歎氣，遇上個一根筋的傻子，還能怎麼辦呢？

她假作為難，「郭校尉想岔了，不是本世子瞧不起你。今日若不是郭校尉對姜氏祖傳箭法起了輕視之意，辱及先祖，我也不會與你爭個高下，你若是回營滿世界嚷嚷，恐怕我在侯府的日子便不好過了。」

郭子華面對這樣謙和藏拙的定北侯府世子，如同不小心撕開了侯府遮羞布，思及被金侯爺帶在身邊嚴厲教導的大公子金不畏，騎射毫無天分，但籠絡人心一途上倒是頗有手段，連他也差點著了道，心中不由對金不語產生了深深的同情。

原來外人眼中被侯爺溺愛的世子爺其實日子過得……也挺艱難吧？

他有幾分猶豫，「可是、可是……」讓他輸了卻非要嚷嚷自己贏，此等厚臉皮的行徑著實做不出來。

金不語抱拳央求，「郭大哥，算我求你了，就當是幫我一個忙！」

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很是奇怪，金不畏為了與郭子華套近乎，不知道往神射營跑了多少趟，以向他學射箭的由頭送了不少東西，還時常在假期請他去幽州城裏喝酒，但郭子華好幾次在教金不畏練箭的當口發現他注意力不夠集中，也許是營裏的雜事太多絆住了他的心思，故而在心中兩人之間總是隔了一層。

可是當世子金不語先是用箭術碾壓了他，緊跟著不得不向他透露了自己的不得已，一句「郭大哥」更拉近了兩人的距離，再思及姜氏忠烈，僅餘的這點骨血在軍中不但站不住腳，還隱隱有被排除的趨勢，此時世子忍辱負重反過來求他，郭子華忍不住滿口答應，「世子放心，我一定守好祕密！」

這一刻，他覺得世子便是鄰家母親過世之後被家裏親爹後娘及庶兄欺負的小兄弟，對外還要裝得雲淡風輕，當真有幾分可憐。

金不語在營裏的動靜，瞞不過金守忠，金不語回來之後，他特意遣人召了兩人近前相問：「我兒比得如何啊？」

「兒子慚愧！」金不語如同每個被嬌慣溺愛毫無競爭之心的孩子一樣，當著幾位將軍的面就將結果公佈了，「郭校尉箭術絕佳，兒子哪裏是他的敵手？」竟然還厚顏同他提條件，「等兒子下次跟朋友遊獵，可否借郭校尉一用？有他襄助，不愁兒子會輸！」

金守忠對著胡鬧的世子似乎總有用不完的信心，「郭校尉是軍中將士，又不是你身邊的僕從之流，專事陪你玩樂？」

「不行，兒子就要他了，誰讓他贏了我呢！」金不語只差躺地上耍賴，引得萬喻額頭青筋連著跳了好幾下，暗想這若是我的兒子，早一巴掌呼過去了！

卜柱反向金守忠求情，「既然世子相中了郭校尉，不如侯爺便准了他吧？」

金守忠似乎很是無奈，「行行！都隨你！」

金不語喜笑顏開，「我就知道父親最疼我了！」

郭子華：「……」內心好複雜。

旁觀這一切的金不畏見金不語沒臉沒皮，對輸贏全然不在乎，內心也不由佩服他的不要臉。等幾人從金守忠及其隨從在側的幾位將軍身邊離開，便諷刺道：「二

弟可真有本事，輸也輸得興高采烈。」

金不語不解，「不然呢？技不如人願比服輸有什麼不對？」她驚訝的反問：「難道大哥在演武大比中輸了便要死要活哭哭啼啼？」

金不畏氣急敗壞，「你有點志氣！」

郭子華低頭，狠狠壓住了上翹的嘴角，就怕露出笑模樣讓大公子察覺出端倪。

私以為，世子此言與他的想法不謀而合。

待金不語離開之後，金不畏指著他的背影恨鐵不成鋼，「郭校尉你瞧瞧，這便是侯府世子，沒臉沒皮半點本事沒有，卻忝居高位，真讓人憂心幽州軍的將來。」郭子華神色奇異，意外的沉默。

金不語去營外轉了一圈回來，在金不畏的有意傳播之下，不少神射營的人都知道郭子華與世子比試箭法，大家理所當然的認為是郭子華贏了。

特別是與他關係最好的成均善率先迎了上來，擔憂的問道：「聽說世子的脾氣可不大好啊，他輸了沒朝你發脾氣吧？」

郭子華心道：傳言這種東西，壓根不靠譜，世子不但謙和有禮，還箭術超絕。他沒臉自承贏了，又答應了金不語，便只能沉默以對。

成均善還當他位卑言輕，世子輸了之後著意羞辱了他，頓時氣憤不已，「早聞世子紈褲無能，輸了便輸了，還給人排頭吃！」又給他打氣，「大哥你別生氣，待比完了放假我請你去幽州城喝酒，你可是頭一位在演武大比中挑戰世子成功的人，值得慶賀！」

郭子華有苦說不出，他總覺得自己答應替世子保密便掉進了謊言的怪圈，再也爬不出來了。成均善乃是神射營的第二名，連他都理所當然的認為世子輸了，可見這世上瞎眼的不只他一個，「再說吧。」他連別的比賽項目都不想參加了，只想關注世子的動靜。

金不語可不知道自己身後還綴著尾巴，甫一回來便聽說黎家兩兄弟均在賽場表現不俗，便以輸了比賽為由，垮著臉向兩兄弟各伸出一隻手，「心情不好求安慰！」各項魁首才能有幸得世子親自頒發獎品，頭名之後的九名各有獎金，都由賽場書吏現場統計當場兌付。

黎英毫不猶豫往她的手心放了塊銀子，哄道：「這是屬下的獎金，世子心情有沒有好點？」

金不語拖長了調子，「好了一點點——」期待的目光轉向黎傑。

黎傑誓死捍衛自己的荷包，還同兄長據理力爭，「大哥，你忘了世子上次騙咱們銀子喝花酒的事了？你還給！」

金不語上前一步，黎傑後退一步，活似遇上山大王的尋常百姓，「你你你……你別過來！」

他忽然扭頭跑了，金不語顯然對自己的形象早就放棄了拯救，壞笑著去追他，「阿傑，你今天逃不掉的！」

見狀，成均善對世子的印象瞬間跌到了谷底，不住扯著郭子華的袖子讓他看，「大

哥你瞧你瞧，世子他居然搶親衛的銀子！」這世上怎會有如此厚顏無恥的主子？郭子華卻看得真切，那親衛咋咋呼呼引逗著世子跑跑歇歇，分明感情深厚，定然是平日玩鬧慣了，誰逗誰開懷還不一定呢。

金不語追了一頭的汗，總算逮著黎傑，壓著他搶了五兩銀子回來，心滿意足的裝進了自己的荷包，還拍拍哭喪著臉痛失獎銀的少年安慰道：「這些就當爺暫時跟你借的，等你成親之時爺厚厚給你包份大禮。」

黎傑毫不客氣拆穿了自家主子的虛假承諾，「爺您到時候不搶我的禮金就謝天謝地了！」

金不語在他額頭敲了一記，「媳婦都娶進門了，你要禮金幹什麼？」擺明不改劫匪風格，早早惦記上了他成親的禮金。

黎傑道：「屬下要是生了兒子，世子您養？」

那沒正形的主子問：「叫我爹嗎？」

郭子華縱然滿腹心事，也被主僕倆的對話給逗樂了。

成均善大開眼界，搶銀子就算了，還搶著給屬下未出世的兒子當爹，這就離譜了。離譜的世子玩鬧起來沒正形，辦起正事還是有模有樣，隨著軍中演武大比結束，各項賽事魁首落定，吉祥物親自上臺頒獎盡職盡責，連勉勵的話語都說的分外妥貼。

郭子華一項都未曾參加，只站在神射營第一排，聽著身後營中弟兄們的小聲議論，注視著高臺之上的年輕世子，寬袍大袖打扮得雍容華貴，閒適散淡，與營中的氛圍格格不入，他似乎絲毫未覺，依舊笑意盎然。

想起雪地裏那超絕的騎射功夫，他心中莫名有點難過，不知道為誰。